

第一章

初春，細雨綿綿，小鎮上一棟陳舊的小木屋內，一名書生模樣的男子手執書卷，口中唸唸有詞。

這書生年約弱冠，膚色白皙，鳳目墨瞳，唇紅齒白，相貌俊極，只可惜衣著臉色皆是一副落魄潦倒的模樣。

「又下雨了……」韓子悅直到細小水滴打到手中書卷上，才知道外面下起了小雨，他揉了揉痠澀的雙眼，趕緊收起書卷，找出家中唯一的木盆接住不斷落下的水滴。

「子悅哥在嗎？」秀氣的女聲在門外響起，他立刻抬起清亮的雙眸。

「芸娘，快進來。」

他拉開搖搖欲墜的木門，慌忙想將女子迎進來。

「子悅哥，還在讀書嗎？」但綠衣女子舉著傘，卻沒有進來，不免有些失落。轉念一想，男女授受不親，若是被別人看到，就算他們是未婚夫妻也會被說閒話，便也釋懷了。

「是啊，離秋試不遠了，待我高中舉人，定風風光光迎妳進門。」

「子悅哥……」

見眼前女子似有心事，韓子悅大方表示，「芸娘有話儘管說，我們又不是外人。」芸娘是他自小就定下來的未婚妻，若不是他父母去得早，家中又一貧如洗，以他秀才的身份，早已迎她進門，也不會拖到這時。

「子悅哥，這是最後一次來見你。」芸娘一咬朱唇，輕聲道。

「為什麼？」他一愣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他知道芸娘的家人嫌他窮，似乎已有悔婚之意，對兩人的親事百般拖延，所以他這次一定發憤圖強，待考中舉人，便可說服伯父伯母將芸娘嫁給自己！

「因為……因為年底我就要嫁人了。」

「什麼？妳要嫁人？嫁給誰？」瞪大雙眼，韓子悅滿臉震驚。

「子悅哥，你知道我心中只有你，但是我娘以死相逼……」芸娘明眸含淚，哀怨的看著他。

「走，我這就去和伯母說，妳是我未過門的娘子，親事早定下了，怎麼能嫁給他人！」他說著，伸手就去抓她的手，卻被她閃躲開來。

「親事已經定下來了，你去也沒用。」

「不行，我得找伯母理論去。」韓子悅哪肯聽她說，氣呼呼的就衝出門。

但三個時辰後，他失魂落魄的回來，模樣狼狽至極——

原本是想找芸娘的母親說理，哪知卻被拒之門外，更讓人狠狠的奚落一番。

他縱想開口反駁，但對方說的都是實情，他除了有著秀才的頭銜以外，一無財二無權，就算娶了芸娘也不可能給她幸福。

「為什麼？究竟為什麼？」看著自己破敗的木屋，韓子悅站在雨中大吼。

老天爺太不公平了，為何讓他落魄至此？

他為求取功名，光耀門楣，已比旁人努力許多，到頭來卻連自己的未婚妻也保不住！

「不行，我不能就這樣放棄，這親事是爹娘去世前就給我定下來的，我不能讓爹娘死不瞑目！」想著早早逝去的雙親，他下了決定。

「芸娘，妳等著，我韓子悅一定會高中舉人，回來迎娶妳的。」

從那日之後，他絕口不提定親之事，整日手不離書，廢寢忘食，恨不得整個人都鑽入書中苦讀，人也瘦了一大截。

轉眼便是七月底，秋試在八月，小鎮離省城有好幾天的路程，他匆匆收拾行李，去當舖將屋中唯一的一床棉被當了，充做盤纏，背著書箱朝省城趕去。

繁華熱鬧的省城和他居住的小鎮截然不同，車水馬龍，剛到省城的他著實不太習慣。

此時城中四處張燈結綵，好奇打聽，才知道是鎮北將軍凱旋而歸，皇上賜封了爵位，還賞賜了一座侯爺府。

「秋試在即，還是先找間客棧落腳吧。」韓子悅自言自語著，並沒將此事放在心上。

摸了摸懷中為數不多的銅錢，真不知道能不能撐到鄉試之日？

問了數間客棧之後，他發現自己根本住不起，每間客棧的價錢都高得離譜，身上的銅錢恐怕住幾天就沒有了，但離秋試可是還有大半個月。

無奈之下，只得挑了間最便宜的客棧住，只是沒幾天便已捉襟見肘，連飯錢都快付不出來。

「掌櫃的，你這裡用人嗎？」猶豫再三，他只得向客棧掌櫃詢問。

「用是用，只是看小哥這模樣，是讀書人吧？我這裡全是些粗活，你做不了的。」掌櫃打量了他一番，見他雖然身著布衣，但樣貌俊秀，一副溫文儒雅的模樣，心中頓生好感。

似乎想起了什麼，突然問道：「小哥可曾考中秀才？」

「三年前已中。」

「不知小哥是否中了舉人？」

「那倒不曾，自幼家貧，此次進城趕考是第一次。」眼神一黯，韓子悅苦笑道。他這次也算破釜沉舟，若是名落孫山，他回去也無顏去見芸娘。

「原來如此，我有個遠房親戚在侯爺府上當差，侯府要替小世子請個西席，你倒可以去試試。」

「侯爺？哪個侯爺？」他心中一動，莫不是城中百姓津津樂道的鎮北大將軍？

「當然便是鎮北侯，他可是立下赫赫戰功的鎮北大將軍，當今聖上的大舅子。」

「西席管吃管住嗎？」想了想，他又問。

掌櫃大笑幾聲，被他的話逗樂了，「你這書呆子，書都讀傻了，侯府西席不但管吃管住，一個月還有五兩月例錢。」

「管吃管住，還有月例錢……」

沒想到天底下還有這等好事，只是教個小孩讀書，不僅管吃管住還有銀子拿……

以前，鎮上村民請他教自家孩子習字，也不過送他幾顆蛋，一把青菜什麼的，侯

府請個西席，居然一個月有五兩銀子可拿！

一兩銀子就夠一戶尋常家用上大半年，近來他的筆和紙也用盡了，正愁沒錢去買，這下豈不正好。

拿定主意，他當即向掌櫃道了謝，要去侯爺府試一試。

應徵之事格外的順利，掌櫃的親戚正是侯爺府的總管，見過韓子悅的字後，仔細問了幾句便帶他去見小世子，讓他以西席身份留在了府中。

「世子真聰明。」看著端正坐在面前，一筆一畫寫著字的清秀男童，韓子悅忍不住出聲讚歎。

小世子小小年紀便有過目不忘的本領，什麼都一教就會，甚至還能舉一反三，想必其父鎮北侯更是個頂尖人物。

他倒很想見見這位聲名遠播的鎮北侯，可惜在府中住了幾日，始終未曾見過。

「夫子，快過來。」六歲的小世子臉蛋粉嫩，黑亮的大眼瞅著他，甜甜叫喚。

「世子，何事？」他走了過去，站到小世子身邊。

「夫子的身上好香。」哪知小世子突然站了起來，在他臉上親了一口。

「世子，你逾矩了。」抬袖拭去臉上的口水印，韓子悅有些窘迫。

住進侯爺府後，他的衣著舉止比平日注意了些，日日沐浴。但因喜愛習字，侯府中的香墨又是上品，他便勤加練習，身上香氣多半是近日來練字沾上的墨香。

「夫子，你看這字寫得如何？」小世子將手中的宣紙遞了過去。

「不如何，重寫。」想到自己被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占了便宜，有意給小世子個下馬威，他便看也不看，就將宣紙按了下去。

豈料平日聽話乖巧的小世子突然一扁嘴，抓起桌上的上好古硯就朝門外丟，「不寫了、不寫了，寫了爹也不會看的。」

「世子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韓子悅驚呆了，以為是自己惹得世子不快，連忙安撫。

「爹才不會管我，他只知道和那些狐狸精花天酒地，根本就不記得有我這個兒子。」小世子放聲大哭。

「世子別亂說。」韓子悅趕緊捂住他的嘴，但忍不住皺起眉頭。

他曾聽大總管說過，侯爺夫人去得早，侯爺沒有再續弦，小世子一直都是奶娘帶大的。

但沒想到小世子居然會說出這種話，這對父子究竟是怎麼了？

「我才沒有亂說，皇帝姑父送了好些女子給他，他全都收了。」小世子掙扎著，叫得更大聲。

「好了，你好好練字，等字練好了，你爹自然會來看你。」

韓子悅嘴上如此說，心中則對這素未謀面的鎮北侯更加好奇了。夫人去世後未曾再娶，表示他應該仍惦念著舊人，但又為何要將親生兒子丟在一邊，不聞不問，自己卻在外風流呢？

雖然他盡力安慰著小世子，但小世子仍依然哭鬧了一個下午，到了傍晚才筋疲力盡的睡去，韓子悅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
現在韓子悅白日要教小世子習字，只有晚上才有空閒看書，眼看沒幾日就要秋試，他不免有些緊張。

他推開窗戶想透透氣，卻發現後花園的小亭中，竟多了一抹高大的身影。

「這麼晚了，花園中居然還有人。」

園中傳來一陣悠揚的樂聲，讓他忍不住拉開房門走了出去。

在男人身後站了許久，他都不曾出聲，只是靜靜聽著，卻不料男子還是發現了他。

「來了就坐吧。」一曲畢後，男子回頭，微微一笑，將手中的簫放在桌上。

韓子悅一時愣住了，無法形容眼前之人的非凡氣質。

深邃的眼眸、挺直的鼻梁和刀削般的臉型，感覺上有些冷硬。但仔細一看，那雙鷹目中隱隱透出溫暖，最迷人的則是他的唇，彷彿勾人似的微微翹起。

「你是何人？」看了半晌，韓子悅才說出話來，當他意識到自己居然看個陌生男子看得失了神，不禁有些羞愧。

「你進府沒幾日吧？」男子但笑不答，眉宇間透著股說不出來的風流倜儻。

「有四日了。」

「難怪……」男子端起石桌上的酒杯，淺啜了一口。

銀白的月光灑在碧玉般的杯子上，清澈的酒液透過薄如蛋殼的杯壁發著微光。

「夜光杯！」韓子悅驚呼一聲，湊上前去，恨不得將男子手中的杯子搶過來細看。書中曾有這麼一段記載——夜光杯質地光潔，色澤宛如翡翠，倒入美酒，酒色便會晶瑩澄碧。

難得一見的稀世奇珍就在自己的面前，他簡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「怎麼，你喜歡這杯子？」將夜光杯拿在手中轉了幾圈，男子笑容滿面。

杯中的酒水呈現深紅如牡丹花瓣的顏色，鮮豔誘人，香氣四溢，與他平日所飲的酒大不相同，韓子悅忍不住嚥了下口水。

「想喝嗎？」男子將杯中美酒一飲而盡，又倒了一杯推到他面前。

「給我喝？」韓子悅又驚又喜，整個身子都在顫抖。

他自幼家貧，別說酒了，一個月能吃上一塊肉都不容易，而今瓊漿玉液就在面前，要他如何不激動？

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。」男子將酒杯交予他後，朗聲吟道。

「好詩、好詩。」韓子悅連聲叫好，更小心翼翼的將夜光杯執在手中把玩。

「這葡萄酒是西域進貢而來，你沒見過也不奇怪……」

還未等男子說完，他已經將杯中美酒一飲而盡。

酒中帶著微微的酸意，但入喉時又帶著甘甜，淡淡酒香縈繞鼻間，久久不散。

「你究竟是何人？」美酒入腹，身子一暖，韓子悅的話也多了起來，他總覺得眼前這男子的來歷不凡。

「你猜猜看。」

「你是……侯爺的侍衛？」

他仔細打量著男子，他皮膚黝黑、氣宇軒昂，看起來像習武之人，大半夜的居然能在府中飲酒，定是與侯爺府有關係之人。

「哈哈，侯爺的侍衛……」男子被他的話逗得哈哈大笑。

「怎麼，我說錯了？」韓子悅瞪大晶亮的眸子。

「沒，你說的一點都沒錯。」男子望著他的眼神裡帶著別樣的興味。

「侍衛大人，能不能再來一杯？」他舔了舔嘴角，回味著葡萄酒的香甜。見男子開懷大笑，再加上喝了酒，膽子大了不少，韓子悅又將杯子遞了出去。

男子也大方，舉起酒壺，給他續了一杯。

「真是人間美味！」這一喝喝上了癮，韓子悅直喝到酒壺見底，依然意猶未盡。他伸出舌尖舔了舔杯中殘酒，趴在桌上把玩著酒杯。

「是誰送你進府的？」男子玩味的抬起他的下巴，輕聲問道。

韓子悅此時早已有十分醉意，迷迷糊糊的，聽到男子問話，他用力的晃了晃腦袋，卻什麼都答不上來。

「倒是個脫俗的美人，身上還有股雅香。」低頭在韓子悅髮間聞了聞，男子滿意的笑了。

大臣們為了討好他，不是送禮，便是送人，可惜送的全是些庸脂俗粉，他還沒靠近就被濃厚的脂粉味給熏得頭昏眼花，眼前這人雖然是個男子，但他身上那股淡淡的墨香倒是挺對他脾胃。

男子正是侯爺府的主人——鎮北侯夏侯殤，他剛從京城回到府中，不想驚動下人，只換了身便服就獨自在園中飲酒，沒想到竟遇上這麼個有趣的人。

「美人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大手一伸，夏侯殤將半醉的韓子悅拉入懷中，抱了個滿懷。

「韓……韓子悅……」頭昏得厲害，根本看不清眼前人，韓子悅無意識的回答他的問題。

「韓子悅，死生契闊，與子相悅，是個好名字。」

夏侯殤凝視著他因酒醉而緋紅的臉頰，淡粉色的雙唇微微開啟，忍不住低下身去，強悍的掠奪韓子悅的唇。

霸住那醉人的雙唇，輕輕的吮吸、柔柔的啃噬，舌尖在他唇上輕舔啄吻。

他從來不壓抑自己的慾望，懷中人甚合他意，既然是送來孝敬他的，自然可以大方享用。

「唔……」韓子悅痛苦的呻吟著，覺得自己快要窒息了，卻睜不開眼。

「沒想到送來的居然是個稚兒。」夏侯殤察覺他生澀的反應，大發慈悲的放開他，但手指仍輕輕的撫摸那方紅腫的唇瓣。

「既然如此，本侯就來好好教教你。」

大手一拉，衣衫褪了大半，露出大半瑩白如玉的身子，胸前兩枚粉粒因夜風而漸漸挺立，如同剛剛成熟的果實，分外誘人。

夏侯殤挑唇邪笑，低頭輕吮，成功引起懷中人的陣陣顫慄。

「真是個妙人兒。」

夏侯殤低歎一聲，解下韓子悅的腰帶，長滿厚繭的大手在他的腰上來回撫弄，感受著男子肌膚有別於女子的滑嫩。

他並不滿足於這樣的碰觸，很快脫下懷中人的長褲，修長的雙腿立刻展露在他面前。

兩腿之間的玉莖低垂著，秀氣小巧，在溶溶月光下呈現出古玉般的迷人光澤。

「玉杵、玉杵，沒想到原來是這樣的。」將玉莖握在手中細細把玩，夏侯殤愛不釋手。

他閱人無數，身邊也從沒少過服侍的人，卻沒有人像懷中人這般惑人心神！

「嗯……」韓子悅輕哼了一聲，無意識的動了一下。

「有感覺了？」夏侯殤手中的力道大了些，也引得懷中人顫抖不止。

此刻的韓子悅昏昏沉沉的，只覺得置身於熾熱的火爐中，全身燥熱難忍，臉上也早已緋紅一片，玉莖在粗糙的大手中緩緩抬頭。

「嗚……」他幽幽的喘息著，整個人都軟在夏侯殤懷中，瑟瑟發抖。

夜風一吹，吹醒了些許的酒意，他眯著雙眼咕噥了兩聲，突然覺得下身有些涼……

夏侯殤的大手包裹著玉莖，又揉又搓，直到手中有濕意才鬆開手。

「啊……」韓子悅不安分的扭動著，玉莖前端不斷冒出透明液體。

「小妖精，倒是會勾引人。」夏侯殤話中雖責怪，但臉上卻笑意濃濃，信手彈了彈玉莖的頂端。

「啊！」韓子悅尖叫一聲，就這麼洩了，白濁的液體濺了夏侯殤一手。

「你……」有些哭笑不得，沒想到這稚兒如此禁不起挑逗，自己還沒快活到，對方倒是先交代了。

「罷了，等會兒自會從你身上討回來。」夏侯殤將懷中人打橫抱了起來。

頭昏腦脹的韓子悅不知自己身處何地，只覺得全身都好冷，但身邊一處卻格外的暖和，便主動環上夏侯殤的脖子，尋了個舒服的姿勢，便沉沉睡去。

夏侯殤將他抱入自己的房中之時，才發現美人兒已經睡著了。

拍了拍他的臉頰，卻被不耐的推開。

「膽子倒不小，敢推本侯。」從未被人拒絕過，夏侯殤覺得新鮮有趣，大手緊緊扣住韓子悅的下巴吻了上去。

他毫不客氣地掠奪韓子悅柔軟的紅唇，探入吸吮他的舌尖，韓子悅嘴中的酒香引誘著他，讓他流連忘返。

大掌再度握住玉莖，當夏侯殤溫熱的薄唇從光潔的頸項一路沿下，含住一枚鮮紅的果實時，韓子悅忍不住呻吟著，白皙的頰浮上兩朵紅雲。

「好熱……」

「哪裡，是這裡還是這裡？」夏侯殤邪肆的揉捏著他渾圓的臀瓣。

「水……」但醉得不省人事的韓子悅緊咬下唇，難耐的扭動身子，無意間碰到了夏侯殤下身的火熱，尚不自知。

「待會兒再給你水。」從未像眼下這般亟欲占有一個人，夏侯殤覺得有些不可思

議，卻沒有放緩手中的動作。

「水……我要水……」但被乾渴折磨的人只是胡亂的搖著頭，下唇被咬出道道血痕。

「真會磨人，等著。」夏侯殤心中莫名一痛，不得已鬆開手，起身拿了桌上的茶杯回來，晃了它幾下。

「水……水……」韓子悅躺著一動也不動，只是一個勁的叫著，斷斷續續的呻吟讓夏侯殤眯起雙眸。

他將杯中的茶水含在口中，湊到韓子悅唇邊，吻了上去，將茶水渡到他的口中。

「唔……」急切的吞著涼水，卻覺得還不夠，韓子悅情不自禁的伸出舌頭去舔吸。

「這麼熱情，本侯可忍不住了。」本就情潮難耐，被這一撩撥，夏侯殤更是激烈的回吻，兩人相擁著在床上翻來覆去。

「啊哈……」韓子悅不停的喘著氣，兩頰緋紅，心跳加速。

他覺得好熱好熱，總覺得有重物壓著自己，瞪開雙眼卻什麼也看不清。

「趴好，別亂動，否則痛的可是你。」捏了捏他沁出汗珠的鼻尖，夏侯殤起身從床邊的櫃子中翻出一物。

他打開掌中的玉製小盒，勾了一坨乳白色的藥膏在手指上，便往韓子悅身下探去。

「痛……」剛進入一指，韓子悅就叫了一聲。

「忍一下，一下就好。」滾燙的汗珠順著夏侯殤的臉龐往下淌，滴落在他的脖子上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」隨著手指的進入，藥膏很快起了作用，緊窒的小穴害羞的打開了入口。

他情不自禁的發出呻吟聲，小穴緊緊的包裹著入侵物，腳尖繃得直直的。

「很有感覺吧？」夏侯殤邪肆一笑。

一指漸漸變成三指，不停往裡挺進，入口也滴出一些白色稠液，帶著灼人的熱度。

「嗚……」他抽泣著，連話都說不出來，腦子裡亂成一團。

「小妖精，本侯要進來了。」夏侯殤將他修長的雙腿架到自己肩上，緊緊的扣住纖瘦的腰身，扯下褲頭，露出猙獰巨物，抵在小穴入口，一鼓作氣頂了進去。

第二章

透過半開的窗子，夜風輕輕吹了進來，卻依然吹不散屋內火熱的春情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韓子悅痛得淚流滿面，雙手一個用力，在夏侯殤的背上留下幾道鮮紅的抓痕。

「果然是個稚兒！」夏侯殤低吼一聲，怕過於粗暴傷到美人兒，他絲毫不在意背上的傷，強忍著沒有動。

「脹……脹啊……」韓子悅難耐的扭動腰身，意識不清的摟著夏侯殤的脖子，低吟著。

「過會兒就不脹了。」大手摸到兩人的結合處，想給他揉揉，但小穴早被巨物擠得滿滿的，一點縫隙都不留。

真是個尤物，他天賦異稟，那裡比常人粗長一倍，伺候過他的男女總是哭天喊地，剛進入少許便嚷著不要了，懷中人卻能一次全吞進去！

「啊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還是很痛嗎？」親吻著他眼角晶瑩的淚水，夏侯殤又愛又憐，但還是忍不住抽動兩下。

「嗯……」斷斷續續的呻吟，韓子悅覺得自己作了個可怕的惡夢。夢中的惡魔糾纏著他，不管他如何躲都逃不開，最後他只得放棄不躲了。

「本侯要動了。」這聲低吟讓夏侯殤再也忍耐不住，扣著他的腰肢，緩緩抽動起來。

「……我不是在作夢吧？」下體異樣的感覺讓韓子悅張開迷濛的黑瞳，漸漸的能看得到些什麼，卻又看不真切。

是個男子，在後花園中吹曲的男子，他怎麼抱著自己？這一定是在作夢……

「你認為是什麼就是什麼。」親親他的嘴角，聞著身下人散發出的淡雅墨香，夏侯殤寵溺一笑，加快了律動的速度。

他似乎迷上這小妖精的味道，才色兼備，又生得一副好身子，身上那股香味更是誘人，令他欲罷不能……

「來，叫我殤。」夏侯殤舔著他的耳垂，輕聲誘哄著。

「殤……」韓子悅只覺得好暈好想睡，身子卻像飄在空中一般，碰不了地，為了擺脫困境，他順從的叫了一聲。

「真乖，以後就留你在身邊伺候了。」聽到身下人呼喚著他的名字，銷魂的滋味讓夏侯殤心頭一蕩。

看他遇到了什麼樣的寶貝，單純又聽話，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蓮，真使人恨不得建座金屋將他藏起來。

懷中的人兒太過香甜，緊窒的小穴吮吸著他的巨物，讓他忘乎所以的大力抽插著，恨不得永遠都待在他體內不出來。

「啊……」

韓子悅徹底沉淪慾海之中，雙腿環住夏侯殤結實的腰間，迎合著來自身上的掠奪，胸前兩枚紅果已經變成鮮紅色，如同剛剛綻放的冬梅般嬌豔動人。

美人情動的模樣令人食指大動，夏侯殤大吼一聲，將巨物從他臀間抽了出來，翻過他的身子，從後面再度挺入。

「啊……慢點……」從後面進入得更深，韓子悅想抓住什麼卻又什麼都抓不住，只能放聲大叫。

夏侯殤黝黑高大的身軀緊緊貼在他膚白勝雪的身子上，進行著最原始的律動，一次快過一次，汗水順著相連的部位滑落在床上，濕了一大片。

「叫出來，本侯要聽你叫。」身下人柔弱承受的模樣讓他的虛榮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，夏侯殤不斷衝刺著，更用力逼迫對方。

「不要……不要了……」瘋狂的搖晃著腦袋，烏黑的長髮散了一床，韓子悅低泣著，口中不停討饒。

「本侯還沒爽到，你敢不要？」夏侯殤握住他身下的玉莖，又揉又搓，讓那惹人愛憐的小東西在他掌間泛紅挺立。

「不要……」過度的刺激讓韓子悅哭紅了雙眼，不斷低泣。

「不要可不行，本侯還想和你一起升天呢。」夏侯殤手上的力道越來越大，衝刺的速度也更加猛烈，撞入身下人體內。

「啊……」突然，韓子悅大叫一聲，身子瑟瑟發抖。

「是這裡嗎？」夏侯殤立刻停了下來，巨物抵在一處，慢慢的往前頂了兩下。

「唔……」韓子悅悶哼一聲，玉莖前端噴出白濁液體，趴在床上，連伸手的力氣都沒有。

這個夢太真實了吧？身子痠得要命，腦子昏沉沉的，好想睡，但在體內的熱物卻讓他維持著一定的意識……

「果然是這裡。」尋到了對方的敏感點，夏侯殤不斷往那一處進攻，手中的動作也沒有停下來。

「放過我吧……我真的不行了……」韓子悅又哀求著，渾身上下一點力氣都沒有。

「放過你？下輩子吧！」夏侯殤啃咬著他光潔的後背，留下專屬於自己的印記，霸道無比的宣告了自己的所有權。

從今以後，這小妖精就是他的人，任何人都不能染指！

想著這般尤物從此便全部屬於自己，夏侯殤更加激動，侵入的動作也更加狂野，狠狠頂了一番，將滾燙的精華全數洩入身下人體內。

好不容易洩了慾望，低頭一看，發現美人兒早已不堪情事激烈，昏睡過去。

連夜趕路，他也有些累了，沒工夫為韓子悅仔細清理身子，只拉開他的雙腿查看傷勢，見小穴只是微微有些紅腫，又抹了些藥膏進去，方才抱著人進入夢鄉。

天剛亮，雞才啼一聲，韓子悅便睜開雙眼，一醒來卻頭痛不已，渾身上下痠痛無比，像被巨獸踩過一般。

「唔……好痛！」低呼一聲，他咬牙望向四周，看到身邊躺著的陌生男子之後，臉一下全白了。

「醒了。」夏侯殤睜開漆黑的眸子，望著枕邊人的眼中全是笑意。

他終於明白為何君王不早朝了，溫香軟玉在懷，真捨不得醒來，幸好長年軍旅生活使他無論再怎麼疲倦，都會準時醒來。

「你是……」韓子悅似乎想起什麼，立刻低頭往身上望去。

果然，胸前的青紫瘀痕、下身祕處刺痛得要命，不用想便知道發生了什麼……

他居然被一個陌生男子給侵犯了？

秋試在即，就算他中了舉，出了這種醜事，要如何面對列祖列宗，更別提芸娘！

「無恥！」他氣得渾身發抖，用盡全身力氣，一巴掌朝毀人清白的登徒子臉上擱了過去。

夏侯殤原本準備對美人兒溫言軟語安慰一番，沒想到對方一巴掌揮來，竟被打了個正著。

「你好大的膽子，居然敢打……」捂著發燙的臉頰，夏侯殤怒目圓瞪，一副要吃人的模樣。

「卑鄙下流！」韓子悅正要再打過去，哪知腰間一陣痠軟，整個人都倒在夏侯殤

身上。

他暗恨自己沒用，卻又直不起腰來，直把所有的憤怒都發洩到夏侯殤身上，張嘴便咬上他的手臂。

「好個長了利牙的貓兒，你究竟是誰送來的，一點規矩都沒有。」扣住他的下顎逼他鬆口，夏侯殤一腔柔情全被韓子悅的一巴掌打得煙消雲散。他堂堂鎮北侯，什麼時候被人掌過耳光？！當即高高的揚起手。

「我才不是被送來的！」看著眼前人惡狠狠的神色，他嚇得立刻閉上雙眼，身子微微發抖，嘴上卻不肯討饒。

「你不是被送進來的？」見他如此模樣，夏侯殤哪還忍心動手，當即改打成輕撫。撫著掌下光滑細嫩的臉龐，他慶幸自己沒有下手，否則這樣好看的一張臉若是腫了一塊，未免太可惜。

「登徒子，別碰我。」他知道自己容貌生得好，之前鎮上就有幾個有錢人家的公子哥打過他的主意，都被他使計擺脫，沒想到如今剛入侯爺府就遇到這種事。

「你說我是登徒子？」夏侯殤又好氣又好笑，在他的臀上捏了一把。

他是皇上賜封的鎮北侯，功在社稷，何時變成登徒浪子了？

「放開我，等侯爺回來，我要請他治你的罪。」自己是侯爺府上的夫子，這個侍衛如此大膽，居然強行占有他，真是色膽包天。

「好啊，那就等侯爺回來治罪。」夏侯殤放聲大笑，在他臉上親了幾大口。真有趣，要在自己面前告自己的狀。他突然興起捉弄這小糊塗蛋的想法，決定先不告訴他自己的身份……

「放手，快放手。」韓子悅雙頰通紅，又氣又惱，卻掙脫不開夏侯殤的箝制。這個男人真是厚顏無恥，對他做出如此過分的事情，如今還拿他尋開心，真可恨！

「不放。」夏侯殤斜眼看著他氣鼓鼓的臉，心中暗自偷笑。

兩人赤裸著糾纏了半天，被他弄得心火直冒，卻又怕傷到他，夏侯殤啞著嗓子說了一句，「你再扭幾下，我可不保證接下來會發生什麼。」

若不是顧及美人兒是初次，他昨夜也不會只要一次。如今若是再來，不知道他是否承受得了他熱情？

「不……」韓子悅驚呼一聲，低頭望下。

那紫紅色的巨物正高高挺起，頂在自己雙腿之間，比自己的粗長一倍不說，還蓄勢待發的跳動個不停。

「怕什麼，我這寶貝可讓你爽得叫了一晚。」夏侯殤稍稍坐了起來，將還想逃的人兒拉入懷中，分開他緊俏的臀瓣，巨物只是頂入半寸，在入口處畫起了圈。

「不要……不要進去……」昨夜的記憶如潮水般湧入腦中，嚇得韓子悅臉色慘白。雖然醉了，但有些片段還是記得，正是這個可怕的東西折磨得他死去活來……雖然古書上記載有龍陽之好、斷袖之癖，但他自幼就認定芸娘是自己的妻，從沒想過有一天會被個男子侵犯，他更無法忍受的是，除了開始有些痛以外，過程中他居然感到歡愉！真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！

「你說不進去，我就偏要進去。」夏侯殤一個挺腰，巨物又前進了寸許。

「別進來，太大了……」韓子悅尖叫著，緊抓住他的手臂不放。

「沒事的，昨夜不是好好的，不會傷到你的。」一寸一寸的挺進，看著小穴將自己的巨物一點一點的吞納，夏侯殤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暢。

「啊……」體內好像被一根燒紅的鐵棒硬生生捅了進來，燙得他兩眼翻白。

「侯爺，是侯爺回來了嗎？」門外突然響起總管的叫聲。

「是本侯。」沒想到有人會來，夏侯殤一個大意，一下子頂了大半進去。

「啊……」韓子悅急喘一聲，聲音被耳尖的總管聽到了。

總管急匆匆的推門，「侯爺，你房中是不是進賊了？」

「不要進……」話音還未落，人已經衝了進來。

「侯爺……」看著床上交纏的兩人，總管目瞪口呆，呆愣得忘了退出去。

「出去。」夏侯殤怒吼一聲，用自己的身子擋住韓子悅，殺人目光瞪得回過神的總管立刻退出房間，還掩上門。

「你是侯爺？鎮北侯？」韓子悅聽到了總管的話，瞪大了雙眼，神智漸漸清醒過來。

「是啊，你不是要向侯爺告狀嗎？來，本侯聽著呢。」夏侯殤勾起他的下巴，滿眼戲謔。

「你……你太過分了……」韓子悅眼圈紅了起來，張嘴用力咬住他的食指。

原來侵犯他的人就是鎮北侯！他還說要去侯爺那告狀，真是可笑……

初見面的好感消失一空，他現在恨死這個人了，把他吃乾抹淨不說，還將他當猴耍！

「喲，上面和下面的嘴都一樣緊。」但夏侯殤絲毫不在意他的放肆，反而將手指更伸入他嘴中，下身緩緩抽動起來。

「唔……」被這一激，韓子悅立刻鬆了口，鼻尖微紅，眼中全是淡淡的水氣。

「真漂亮。」夏侯殤忍不住親了親他清亮的雙眸，似水的眸子含羞帶怯，好像畫中的山水一般動人，再加上美人兒身上的那一股墨香，更是沁人心脾。

「就算你是侯爺，也不能仗勢欺人。」他雙手抵在夏侯殤的胸前，努力想遠離對方，可是下身相連，反倒成了欲迎還拒的樣子。

「本侯哪裡仗勢欺人，你本就是送來討好本侯的禮物，我享用自己的東西，有何不可？」說著握著他的纖腰，將他往自己更貼近一些。

「什麼討好你的禮物，我是剛入府的夫子！」韓子悅低叫一聲，身子不由自主的趴了下去。

「夫子？本侯怎麼不知道這事？」夏侯殤立刻眯起鷹眸。

「我說的都是事實，不信你問總管。」他緊咬著下唇道，雙腿分跨在男人身側，股間含著猙獰的巨物，這麼羞恥的模樣使韓子悅幾乎想自盡。

「本侯盡興了自會去問。」夏侯殤不管不顧的托起他的臀，大力戳刺著，惹得他哇哇大叫。

「啊……我的腰要斷了……」

「真緊！」低吼一聲射了出來，一股滾燙的熱液噴灑在韓子悅體內，燙得他身子

微微泛紅。

這次他不再留情，他要讓對方身上留下屬於他的氣味！

「好了，你先躺會兒，本侯回來再帶你去沐浴。」舔去他額角的汗珠，夏侯殤一臉愛憐之色，將巨物從他體內抽了出來，撿起地上的衣物隨意擦拭了一下，換了身乾淨的衣裳，便推門而去。

夏侯殤剛走開，韓子悅便掙扎著要下床，腳剛一及地便摔倒，溫熱的液體順著大腿往下流。

雙腿之間一片狼藉，肌肉又痠又麻，腰也幾乎直不起來，他憤怒的捶了幾下地面，努力咬牙扶著床沿站起來。

「不能留在這裡，絕對不能留在這裡。」但他失魂落魄的往前走了兩步，就只能趴在椅子上喘著氣。

夏侯殤闊步邁入大堂，只見總管低著頭站在大堂中，一臉惶恐不安。

見他進來總管老臉一紅，結結巴巴的啟口，「侯、侯爺。」

「不需緊張，本侯不怪罪你。」夏侯殤走上主位坐下，言語間並無責怪之意。總管侍奉他們夏侯家三代，幾乎把他當親孫子疼愛，他也知道剛才對方是無心。

「劉叔，你可認識本侯屋內的那人？」

「認識，他叫韓子悅。」總管猜不透主子的心思，也不敢多話。

「他的名字本侯知道，我問他的來歷。」皺起濃眉，他想知道更多的事。

「他是剛替小世子請的夫子，入府沒幾天，如有冒犯，還請侯爺見諒。」

「原來他真是夫子，是本侯誤會了。」夏侯殤皺眉一歎。

好不容易看上一個人，卻是個夫子，他想必是個家世清白的讀書人，這誤會可大了。

難怪韓子悅純得就像一潭清水，身上那股墨香應該也不是故意熏上去的，而是研墨時自然染上的。

但就算如此，錯已經鑄成，他是不會放手的。

「侯爺是想留下韓夫子？」劉叔看出些端倪來，忍不住問。

侯爺是他看著長大的，對他的心思個性再瞭解不過，但那韓子悅是清白的讀書人，如今被侯爺……

「本侯是有此意。」就算他是夫子又如何，他夏侯殤想要的東西沒有得不到的！自從睿兒的娘去世以後，他一直沒想過續弦，如今卻迫不及待的想將一個人納為己有，這可是從沒有過的事。

韓子悅腳步蹣跚，拖著沉重的身體，終於回到自己房中，此刻的他心如死灰，木然的收拾起自己帶來的書。

將隨身的衣物和書籍塞入包袱中，背起來就往外走，他如今的臉色，蒼白得不像個活人。

「我要離開……我要離開……」他舉步維艱的朝侯爺府門口一步一步走去，烏黑的長

髮披散在身後，不停喃喃自語。

他曾想在侯爺府待到秋試過後再離開，眼下出了這種事，他一刻也不想留……他怕那個男人，一看到他就讓自己想起一幕又一幕的荒唐，他無法接受自己居然會在男人的身下呻吟媚叫，這太丟人了！

「這不是韓夫子嗎？你要去哪裡？」守在門口的侍衛見他出來，開口打招呼。

「不去哪裡……」他抬眼望了一下對方，繼續往前走。

「韓夫子，你不是中邪了吧？」見他神色有異，侍衛覺得不對勁，伸手將他攔住。

「走……走開……」他帶著驚恐之色，躲開侍衛的靠近。

「韓夫子，你還是快回去，找人請大夫瞧瞧。」侍衛好心上去扶他，卻被他推開了。

「不要……不要過來……」他覺得自己好髒，身上全是那個男人的味道。

「你們在幹什麼！」一聲驚天巨吼傳來，夏侯殤快步奔上前，將韓子悅拉入懷中，惡恨恨的瞪著侍衛。

「侯爺。」侍衛單膝跪了下來，大氣也不敢出一聲。

「滾開，不准碰他。」擁著懷中瑟瑟發抖的韓子悅，夏侯殤氣得怒髮衝冠。

「屬下只是見韓夫子神色有異，才好言相勸。」侍衛冷汗直冒，不知道侯爺為何發這麼大的脾氣。

「哼。」夏侯殤稍稍收斂了怒氣，低頭看著懷中人，心中一痛，韓子悅的臉色確實白得嚇人，單薄的身子彷彿風一吹就會倒。

「你要去哪裡？」眼尖的看到他懷中的包袱，俊顏立刻風雲變色。

「離開……我要離開……」韓子悅神情恍惚，不斷扭動掙扎。

「你要離開本侯？」更用力擁著他，夏侯殤咬牙切齒的問。

「你……你這個衣冠禽獸，不要過來，不要過來！」韓子悅見到是他，發了狂的亂叫。

「你說本侯是禽獸？」夏侯殤被他的指控氣得冒火。

他就這麼可怕？自從妻子過世，再也沒有誰能令他心動，如今好不容易看中一個人，卻見了他像是看見鬼一樣，要他如何不心痛。

「禽獸……」

「好，那本侯就讓你見識何謂禽獸。」夏侯殤怒吼一聲，拖著他就往裡走，跪在地上的侍衛一臉的震驚。

「不要，我不要和你走。」韓子悅不停的捶打著他的胸膛，包袱中的書籍和衣物散了一地。

不用猜也知道這一去不會有好下場，他不相信夏侯殤會輕易放過他。

「不要也得要，你是本侯的人，哪裡都不准去！」夏侯殤怒氣未平，攔過他的腰直接將他扛在肩上，頭也不回的往房間走。

「侯……」仍在原地的侍衛徹底傻了眼，差點一屁股坐到地上。